

這星期的主日學，主給我們新添了兩個小小羊兒，十一歲的姐姐與六歲的弟弟，加上原本固定出席的小朋友，大大小小、男男女女共十一位。人一多孩子們便免不了人來瘋，整個崇拜、講課的過程中時常會濺出些許浪花。有時我也只得以高八度的音調來帶領孩子。可這新對來的姐弟倆總是安安靜靜，兩雙凝視著我的黑亮的眼睛看似那麼地饑渴，想汲取從我口中蹦出來的每一句上帝的話。他們那既渴慕且期盼的眼上帝也給了我很大的安慰與鼓勵。

崇拜快結束時我讓小朋友們圍坐在沙發上，那六歲的小男孩正巧坐在我身邊，首先映入我眼簾的是身邊的孩子那雙皮膚色素減退、色素不均、粗糙且乾裂的可憐小手。因我的老本行是皮膚科醫生，也許是出於職業本能的敏感。「哎呀，你怎麼把自己的手燙成這樣！痛嗎？」我心生憐憫地抓住孩子的雙手問道。「沒有燙過，他生出來就這樣。」在一旁的姐姐搶在弟弟之前回話了。「是啊，我生出來就這樣。我癢，常抓，我身上還有好多地方像這樣的。」小男孩看似很委屈地補充著，還把他的衣服掀起給我看。「那有沒有看醫生呢？」我接著問道。「有，醫生給我抹黃色的藥膏，爸爸，媽媽還帶我回中國看醫生，給我吃煮出來的中藥，我吃不下，太苦了。」孩子真可憐，自出娘胎就沒有享受過常人所擁有的正常的皮膚，我們擁有完好肌膚的人是多幸運。「要常常喜樂凡事謝恩，因為這是上帝在基督耶穌裏向你們所定的旨意。」《帖撒羅尼迦前書 5：16-18》凝視著孩子的雙手聽這孩子委屈的訴說，這段經文便出現在腦海裏。

「GRACE 的媽媽能治你的病，她是醫生。」向來乖巧、伶俐的 MELISSA 在一旁用她甜甜美美的聲音說道。「你真的是醫生嗎？你能治我的病嗎？」小男孩眼裏放著光彩，興奮地道。「阿姨以前在中國，治了好多人的皮膚病，如果要阿姨給你治，你也得吃那又苦又澀的中藥噢。而且阿姨也不一定就能治好你的病。」「但你知道嗎，上帝能治你的病。」「真的嗎？」小男孩疑惑不解地問道。「是啊，上帝創造了天地萬物，也創造了你和我，這位無所不能的上帝能醫治我們身上所有的疾病！」今天的主日學正好是給孩子們講創世紀第一章三至四節：「上帝說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看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開了。」

「告訴阿姨，你叫什麼名字，阿姨為你禱告，求上帝治療你的皮膚病。」小男孩把他的名字認真地寫給了我，正巧與我剛到美國時所認識的一名佛教徒的名字相同。「哎呀，你的名字與阿姨的一個好朋友的名字一樣，這下阿姨不會忘記我們小 JERRY 的名字了。」（學醫出身的我有一個記不住人名字的毛病。）「阿姨，是不是因為我的名字跟你的朋友一樣，你才願意為我禱告？」小男孩天真無邪地問道。「不是，阿姨天天為許多人禱告的。」「噢，是這樣啊。」孩子很得安慰之後便不離我左右，還與我聊起天來。「阿姨，有一個頻道的電視很好看，你看過嗎？」「阿姨很忙，平時沒時間看電視。」「你那麼忙，那你也沒時間為我禱告了。」小男孩立刻流露出一不安的神情。「你放心，阿姨一定會為你禱告的，阿姨下了班，就把時間用在讀經、禱告上，所以沒時間看電視，可是阿姨很喜歡為需要幫助的人禱告，阿姨也一定天天求主治療你的皮膚病的。」孩子又恢復了平靜，面帶喜色。「但

阿姨，你為那麼多人禱告，不是很累嗎？」好可愛的孩子，小小年紀就已知道體貼大人的辛苦。「不累，主耶穌愛世人我們也要像主那樣去愛人，為人禱告就是愛人的一種方式，也是上帝喜悅的，阿姨禱告後特別地開心，一點也不累。」「噢，是這樣啊。」孩子若有所思。課結束了，我讓孩子們自由活動，六歲的小男孩轉了一圈，又跑到我跟前用他那雙黑黑亮亮的眼睛望著我又認真又不放心地問道：「阿姨，你真的會為我禱告嗎？我的手經常很癢，很幹，我一抓就出血好難受。」孩子很委屈地向我訴說著他一出娘胎便經歷的皮肉的苦楚。「阿姨知道，你會很難受、很難受的。你放心，阿姨一定會為 JERRY 禱告的，求主耶穌治療你，但你也愛耶穌、愛人，你也學會為自己禱告，好嗎？」「好的！」孩子極認真地回答之後便高高興興地去吃飯了。

傍晚時分，又信步來到與上帝約會的州立公園。一人獨立湖畔，眺目遠望斜陽普照的湖面，岸邊的樹葉已開始改變色彩：紅、黃、棕色煞是迷人；眼前的湖面、樹葉和掛著斜陽的晚天又勾勒出一幅秋日獨有的水彩畫，令人留連忘返，思緒萬千，含淚為這孩子禱告求主治療他，求主溫柔、恩慈的愛紮根在他那幼小純真的心田裏，求主讓這孩子成為一塊祝福，去祝福他的父母、祝福他的鄰里朋友、更祝福普天下的人。

是啊！這世上有個千年不變的道理，  
那就是耶穌愛我們。  
在世上不論有多少的逼迫患難，  
在世上不論有多少的困苦愁煩，  
都不能把我們與上帝的愛隔絕！